

雜貨鋪的贈品

我幾乎是突然之間才發現小區里面有一個雜貨鋪,里面的東西擺放得雜亂不堪,貨品也跟小區外便利店的大不一樣。起初我發現了鹵肉。那個時候老爺爺和老婆婆還在一起看店。鹵肉是老婆婆按照她家鄉的風味製作的,跟我在餐廳吃到的鹵肉口味不一樣,有種醇厚的香味。後來我媽媽去買,她們交流過,原來這裡的鹵肉多了一道傳統工序,被稍微燻制過。

可惜,好吃的鹵肉如曇花一現,然後就沒有了。後來我又發現了菜包子。說來很逗,我從雜貨鋪的冰櫃里拿雞胸肉,看見包子就順便拿了幾個,打算回家後做水煎包。老爺爺笑了起來,說這是他自家做來吃的,我要買就五角錢一個。

有天晚上,便利店關門了,超市也關門了,天還下着雨,只有這家雜貨鋪的燈還亮着。我家的冰箱空了,我忙碌了一天,不知不覺已是半夜,整個人卻還陷在忙碌後的焦灼當中。飢腸轆轆的我打着雨傘去買零食。在雜貨鋪里躲雨的兩只流浪白貓朝我叫喚了兩聲,老爺爺也冲我打招呼:“你好啊!”我彷彿沒那麼焦躁了,買完食物,拎着一大包東西,慢慢地走回家。雨滴在樹葉上平緩敲打聲,如同舒曼的曲子。

其實,這個雜貨鋪是老爺爺家的客廳改造的。我去一趟雜貨鋪,只不過是從我家的樓棟,走到附近的樓棟。我不知道是他的年紀的確非

常老了,進入了生命當中最溫和的階段,還是他本就是這樣一個和藹的人,從年輕的時候就如此。我所在的城市,本地居民以脾氣火爆出名,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性格仍然大大咧咧的。

雜貨鋪的老爺爺守着他的店,度過他的晚年。沒有什麼工作壓力,也沒有什麼盈利目標,更沒有業績要求。他在店里坐着,有時抽根煙,有時弓腰駝背地在貨架間徘徊。他的妻子,那個很擅長做鹵肉和菜包子的老婆婆,去另外一個城市幫兒女照顧小孩了,於是這一年多,店里只有這個老爺爺。我也是後來才明白為什麼鹵肉和菜包子會突然消失。

我一度覺得他太寂寞了。每次去店里,他都會跟我打招呼。他從來不跟顧客錙銖必較,我有時候忘記帶零錢,就隔天再給他送過去。有一回,他還額外給我的家人一盒餃子,那是他自己包的。除了問候一聲,與我們聊上幾句,他的話並不多。不攀談,不問東問西,偶爾會提示我,店里有幾種蔬果是剛送到的,如果

我需要添加點葱蒜,就自己拿。就連流浪貓,他也是有空就喂一下,不逗弄,也不打擾,人和貓互不黏膩。

我知道,總有一天,這個店鋪會變樣,或者不存在了。他的子孫沒有興趣看守這麼一個雜貨鋪。這個小小的店鋪,更像是他們為了使自己有點事情做而開的。我心中的疑問,也有了答案。他早年當過兵,還曾因年輕氣盛給人提意見而遭受報復,並因此失去了工作。幾十年過去,他仍然是一個善良的人,沒有被戾氣和仇恨所控制。

如今,所有的東西我都可以從網上買,快遞外賣極其方便,人不愁沒吃的。然而有些東西是標準化的便利店永遠不會有的。連鎖便利店整潔乾淨,長相親和的店員,他們是在為老闆打



工,所以無論如何親切地微笑,臉上都帶着一種疲倦。

我希望雜貨鋪一直都在,它像是一種默契的陪伴。老爺爺在,這個雜貨鋪就在,兩只流浪的白貓也會在。落雪的天氣,下雨的天氣,烈日暴曬的天氣,我都去雜貨鋪隨便買點什麼。

我總會去買點什麼,因為無論我買什麼,他都會附贈我一份平靜。

作者:沈嘉柯

冰箱咏嘆



什麼;其次是確保三兩天內能吃上、吃完;最重要的,是口腹的欲念相對穩定,上一秒想吃青椒、香菜、八爪魚,到了飯點兒不會變。以上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媽就是常常不知道想吃什么,看見什麼就買,買完了沒空吃,等有空了又突然想吃別的。所以每逢前來視察,打開我的冰箱,總有一種想把它塞滿的生理沖動,覺得我這過得不像個日子。我也總是嚴詞拒絕,好不容易吃空了些,真不能再裝了。等一盒酸豆角、兩罐炸醬放進去,招待我的除了一桌好飯,還有一句“早知你這麼浪費,不如買個小冰箱”。

浪費嗎?不浪費,小了就擠了,大的才有空間感。就比如畫畫吧,總得有點兒留白。就比如寫東西吧,總得起來喝口水,上一回洗手間,再回來坐下。就算不畫不寫,只以肉身行走坐臥,也難以想象七竅壅塞,內臟之間沒有空隙。冰箱亦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腔體。縫隙,很重要。流通,很重要。它是消除一切焦慮的前提。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餘地矣。”莊周的智慧,流傳下來,常常被誤解。費這麼多筆墨講一個故事,真不是為了教人解牛,多數人一輩子也沒機會解牛。那是干嘛呢?當然是傳授養生之道,消除內心焦慮,為了一輩子活得自在順暢。

舊時北方寒冷的冬季,大人們常把需要冷藏的吃食直接挂在窗外。大自然成了天然的冰箱。只要窗把手還受得住,只要窗檐還有一絲空地兒,都會被榨干用淨——一日比一日薄

若要瞭解一個人,除了去看他的書櫃,就是去看他的冰箱。前者,是精神世界;後者,還是精神世界。因為冰箱里面裝什麼,裝多少,怎麼裝,大半也是由精神世界決定的。有的人,常常忍不住買一堆新鮮蔬菜,並不考慮什麼時候吃,放爛了再扔掉,往復循環,比如我媽。正如有的人,常常忍不住買書,也沒計劃什麼時候讀。好在書是放不壞的,只能翻爛、翻壞。果真誰有一兩本翻爛的書,真正幸福。

于我,有一台松鬆快快的大冰箱,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幸福。最完美的,是只存三兩天內想吃的東西。這首先需要明確知道自己想吃

當我的一位朋友外出度假,請我幫她澆花時,我立刻陷入沉思,也許我可以退掉我的住房。這想法一旦產生,就揮之不去,令我如芒在背,坐立不安。當其他人出去度假的時候,臨時住到他們的家,這樣一來,我就不再需要付房租了,而別人的住所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嗯……反正我的朋友說了,她不在的時候我可以隨意住在她家。澆完花後,我坐在她家的客廳里。這兒真漂亮!我怡然自得地小坐了片刻。可忽然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跳起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逃也似的回到自己家中。果然不行!我暗自尋思,打消這個念頭吧!你自己也知道,人人都需要有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

沒錢沒家過一年

不久之後,有一位“供求中心”的女士請我幫她照顧三天小狗,早晨和傍晚替她遛狗“蓬蓬”,白天狗狗可以獨自待在家里,可是夜里需要有人陪著它。我對她說,我一待在別人家里就覺得不舒服。於是她教我鼠尾草枝淨場的方法。她強調說,只要用鼠尾草枝清除了其他人的能量場,你就會感覺渾身自在。我聽從了她的建議,畢竟這是她的家。我把點燃的鼠尾草枝插在每個角落里,漸漸地,我感到整個家里都充滿了我自身的能量。這三天過得特別愉快,我不再迫切想要回家,“蓬蓬”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慢慢地,在“交換圈”里大家口口相傳,說海德瑪麗隨時都願意去幫那些臨時外出的主人拉百葉窗、澆花、喂鳥什麼的,或者乾脆在那段時間搬進去住。漸漸地,我變成了專業“看家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對看家這項工作越來越輕車熟路,不需要固定居所的念頭對我來說,忽然變得不再是異想天開了。可是,對不靠金錢過日子的計劃來說,不需要付房租只是其中第一步。每月的另一項大頭開支就是醫療保險,這個我實在沒法放棄。

多年來,牙醫在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自從

我搬到多特蒙德以來,以前沒出過問題的牙齒經常找我麻煩。

然而有一天,情況發生了改變,醫生居然告訴我:“一切正常!請您半年後再來。”六個月後又是一切正常,下一次檢查亦是如此。我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於是認真盤算



無錢幸福

若要停交醫療保險。除了牙醫,多年來我從未看過其他醫生。此外,我還有一個朋友正在做實習醫生,緊急情況下還可以求助于她。那些日子以來,我的內心也變得更強大了。我不再擔心自己不靠醫療保險是否可以繼續活下去,現在的問題變成我是否被允許不買醫療保險。在法律上是否有相關的規定?是不是每個人都必須買醫療保險?

和財產告別

我以前也經常換地方住,所以我知道搬家有多麻煩。搬家之前我就已經開始斷捨離了。我養成了將讀過的書馬上送人的習慣,所以早就把幾百本書都送了出去,手上

只留了少量幾冊。對於衣服也一樣,每買一件新衣服,我就會把一件舊衣服送人。雖然我的私人物品已經所剩無幾,可我還得好好想想該怎么处理它們。首先,客廳里的那個大沙發尤其讓我頭疼。正當我望着它出神的時候,樓道里傳來腳步聲。我的鄰居小伙子

下班回來了,我攔住他,問他是否想要我的沙發。鄰居喜出望外,把這件大傢伙拖進了他家,這又給我減輕了一個負擔。住我們樓層的一位年輕女士拿走了我的床,另一位鄰居則將櫃子抬走了。我把桌椅送給一位朋友,把新地毯送給了另一個人。有位女士願意把她幾乎長期空置的住房借給我,萬一我沒地方住的時候可以應急備用,因此我把我最寶貴的青春藝術派寫字檯送給了她,作為提前支付的房租。漸漸地,在那將要成為我的“舊居”的樓房中,周圍的十戶鄰居幾乎都被我招呼上門了。我讓他們隨意挑選自己需要的東西,他

家園



庫爾特·馮內古特是正確的:“閱讀和寫作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有營養的冥想形式。”閱讀一本書,別去想着要讀完它,只是讀,享受每個字、句子、段落。別期待它結束,或永不結束。

讀艾米莉·狄金森,讀格雷厄姆·格林,讀伊

循常理,偶爾妙不可言。1948年,美國記者阿特·布赫瓦爾德前往巴黎拜訪海明威,同行的一位朋友認真請教,“如果想成為作家,需要做什么?”海明威的回答是:“首先,你得給冰箱除霜。”這真正是一個好活計,冷靜,治愈。寫不出來別硬寫,讀不下去就放下,且松鬆快快過一過生活。

“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什麼好吃的,好看的,夢寐以求的,也不必盡數收入囊中。人間不是寶繪堂,還是掂量着辦,負擔最小,而滿足感放大。尤其當我想到,僅僅是打開冰箱門,我召喚出的光就比18世紀大多數家庭享受到的總量還多,快樂也隨之亮了幾瓦。

作者:梁爽

塔洛·卡爾維諾,讀瑪雅·安吉羅。讀一切你想讀的,讀就好了。書是可能性,是逃跑路線。當你沒有選擇時,它們給你機會。對流離失所的頭腦來說,每一本書都是一座家園。

作者:(英)馬特·海格

們總是吃驚地問我是否真的不用付錢。那台本來就該扔掉的舊冰箱被我放在走廊上,只放了一天,一位手工愛好者就看中了它,我自然求之不得。我們樓里的一位新入學的女大學生很開心地把我最後那箱書也搬走了。我的檯燈、裝飾畫、植物、黑膠唱片、CD、瓶子和其他“奢侈品”都很快順利易主。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對我來說,能夠把東西贈送給更需要的人,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最後剩下的只有我那幾乎全新的衣櫃。一位朋友提出可以替我暫時保管,萬一我什麼時候想要還可以收回。我猶豫了很久,最終接受了她的善意,保留了那個櫃子。我可以把一些不願丟棄或轉讓的物品保存在里面——私人文件、自己的舊作、兩本照相簿、一些冬季的保暖之物。我正發愁這麼重的衣櫃怎么搬運時,電話響了,一個熟人問我是否需要用車。我當然愉快地接受了這個意外驚喜,於是我的最後一件家當就這樣光榮上路了。

後來那幾年,這個衣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它給了我故鄉和家的安全感。每當我需要它的時候,我就會去拜訪替我保管它的那戶人家。有時我會在那兒過夜,每次都覺得非常溫馨。我原本一直想把這最後一件物品也送掉,可一直都沒能實現。就好像進行一次長跑,最開始的那段路輕而易舉,越到後面越是舉步維艱。我知道其實我已經不再需要那個衣櫃了,可是心中總有一種力量阻止我和它徹底分離。

其他物品的斷捨離就相對容易多了。每處理掉一樣東西,我都會在內心歡呼,又擺脫了一件負擔!我本以為自己在家當送光之後可能會後悔,結果完全沒有。相反,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富有。我贏得了一件瑰寶——自由,一種迄今為止我只有在旅途中才能感受到的自由。

作者:(德)海德瑪麗·施韋爾默